

京华感旧录

李克非著

江苏古籍出版社

8
3
京



京华十感旧录

李克非著

江苏古籍出版社

京华感旧录

李克非 著

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5.75 插页 2 字数 200,000

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2,100册

书号: 11354·073 定价: ~~2.00~~ 元

1.70

责任编辑 余清逸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端木蕻良序..... | 1 |
| 张伯驹序..... | 4 |
| 千里客来投..... | 5 |
| 北京的戏园..... | 8 |
| 青出于蓝..... | 10 |
| 杨小楼演猴戏..... | 14 |
| 梅兰芳轶事..... | 16 |
| 由《霸王别姬》想到的..... | 18 |
| 侯喜瑞二三事..... | 21 |
| 一出宦官戏《法门寺》..... | 23 |
| 漫谈京剧《拾玉镯》..... | 25 |
| 马连良对“行头”的改革..... | 27 |
| 从《三岔口》看京剧表演艺术..... | 29 |
| 京剧武净钱金福..... | 31 |
| 梨园佚事杂谈..... | 35 |
| 梨园“五省会”..... | 40 |
| 歌场奇人罗瘿公..... | 44 |
| 老太监话南府..... | 46 |
| 慈禧太后是个戏迷..... | 49 |
| 梅巧玲焚卷..... | 51 |
| 梅兰芳与泰戈尔..... | 53 |
| 余叔岩学艺谭鑫培..... | 55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由梅兰芳画梅说起 | 57 |
| 言菊朋及其“下海” | 59 |
| 著名须生奚啸伯 | 61 |
| 怀念名净裘盛戎 | 63 |
| 言慧珠与京剧“梅派”艺术 | 66 |
| 悼著名武旦宋德珠 | 68 |
| 怀念唐槐秋 | 70 |
| 漫谈“票友”、“票房” | 73 |
| 莎剧在中国舞台上 | 75 |
| 忆几场京剧《战宛城》 | 77 |
| 艺人、异人、刘木铎 | 79 |
| 爱国名优王钟声 | 83 |
| 忆姜妙香 | 85 |
| 金少山卖蟒袍 | 87 |
| 戏台上的兵器 | 89 |
| 梨园名优的绰号 | 92 |
| 记笛师马宝铭 | 95 |
| 忆剧人金山 | 98 |
| 三国故事与戏曲 | 101 |
| 漫话《玉堂春》 | 103 |
| 怀念余叔岩 | 108 |
| “天下第一关”究系何人手笔 | 111 |
| 刘备陵墓在何处 | 113 |
| 菊黄时节忆故人 | 116 |
| 萍水相逢百日间 | 118 |
| 海波寺街访古 | 120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溧州举义史话 | 122 |
| 冯玉祥吊张良庙 | 127 |
| 鲁迅的《题〈呐喊〉》绝句 | 129 |
| 五十年前的一次盛会 | 131 |
| 孔乙己与四铭 | 133 |
| 忆大千居士 | 136 |
| 西子湖畔秋瑾墓 | 139 |
| 屈原的生辰与名字 | 141 |
| 郑樵及其著述《通志》 | 143 |
| 中国古代车舆小考 | 146 |
| 《聊斋志异》版本考 | 148 |
| 闽中桃源记游 | 150 |
| 由鲜荔枝运京想起的 | 153 |
| 昔日燕市叫卖声 | 155 |
| 花乡“草桥” | 157 |
| 从酸梅汤说起 | 159 |
| 漫忆当年七月七 | 161 |
| 漫话团圆节 | 163 |
| 孟兰会北海观河灯 | 165 |
| 九九话重阳 | 167 |
| 爆烤潮·贴秋膘 | 169 |
| 袁良被逐前后 | 171 |
| 琵琶与枇杷 | 173 |
| 考场逸闻 | 175 |
| 豆汁·焦圈·马蹄烧饼 | 177 |
| 赏菊漫忆 | 179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由“油炸鬼”说起 | 183 |
| 从“庵庐”到“保寿馆” | 185 |
| 武昌起义时的北京 | 186 |
| 中国古代的名台 | 189 |
| 薛素素脂砚 | 192 |
| 话说“折落” | 194 |
| 韩信墓与六郎堤诗 | 196 |
| 徐霞客旅滇考察 | 198 |
| 福建洛阳桥 | 200 |
| 喜看古梅发新枝 | 203 |
| 灯节前的“灯虎” | 206 |
| 从李逵的绰号说起 | 208 |
| 从“望子”到“幌子” | 210 |
| 熊猫掌故 | 212 |
| 苏氏父子祠堂 | 214 |
| 镇江焦山刻石 | 216 |
| 应写《黄庭》换白鹅 | 218 |
| 学者不学 | 220 |
| “春来”乎?“秋来”乎? | 222 |
| 由药名谜语说起 | 224 |
| 昔日北京白事 | 226 |
| “月到中秋分外光” | 228 |
| 糖瓜祭灶君 | 230 |
| “焙饼周”及其它 | 232 |
| 敲糖锣与捏面人 | 235 |
| 霁雪初融忆丛碧 | 237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《照夜白图》与《平复帖》 | 243 |
| 张伯驹收藏《游春图》的经过 | 245 |
| 唐李白《上阳台》帖 | 248 |
| 名家合绘《爱莲图》 | 250 |
| 糖炒栗子及其他 | 252 |
| 养鹤·放鹤·访鹤 | 254 |
| 新闻斗士卞小吾 | 256 |
| 闲话北京中山公园 | 259 |
| 漫话摺扇 | 261 |
| 芳勋昭著的陶成章 | 263 |
| 曲解的幽默 | 266 |
| 何必当年无定河 | 268 |
| 巴蜀三绝 | 270 |
| 鼠入画 | 272 |
| 嵌字巧联 | 275 |
| 宫怨及其他 | 277 |
| 中国最早的瓷器 | 279 |
| 张献忠死于何处 | 281 |
| 董小宛从未入清宫 | 283 |
| 话说北京的电灯 | 285 |
| 说“粥” | 287 |
| 长寿良方 | 289 |
| 章行严《红豆篇》 | 292 |
| 马君武诗二首 | 294 |
| 后记 | 296 |

序 言

端木蕻良

记得我少年时代在北京时，因为年纪小，还谈不上有“戏癖”。可是，不知为什么，却经常看马二先生的京剧评谈。由于他推崇当时的名演员尚和玉，因此，我也多次看过尚和玉的戏，也还看过刘鸿声的戏。尚和玉的工架，至今还活现在我的眼前。那时，我对京剧并不怎么喜欢，原因很多，如：名角在台上饮场润嗓、台下手巾把儿飞如梭、吐痰、嗑瓜子儿、咳嗽嘈杂、烟雾迷漫……等等，这且不去说它了；后来在城南游艺园看过一出《晴雯托梦》，这戏是用旧布景片儿，打上灯光，晴雯在空中边飞边唱，光怪陆离，把晴雯的形象全给破坏了。因此，对京剧就更少看（老北京叫听戏）了。

但，对京剧，我是十分尊重的。对“四大名旦”尤其尊重。我认为他们不只是为我国戏剧立下了不朽功勋，而且还把京剧有力地向前推进。同时，我早就知道苏联的梅耶荷德的戏剧理论，就受到我国京剧的影响；后来，我又知道德国的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，也受到我国京剧的影响，这都是不容忽视的。但至今却很少看到有关这方面的探讨。

克非同志对京剧素养极深，是张伯驹先生的姻亲，伯驹先生平生以京剧票友自处。克非同志对于梨园掌故，多属亲历亲闻。《京华感旧录》中有关京剧的篇章，特别是一些中、青年

朋友，对京剧的历史发展，缺乏明确认识的情况下，定会起到一些诱导作用。克非同志用简练的笔法，不加华饰，写来娓娓动听，在趣味中灌输给人以京剧知识。

看了《京华感旧录》后，引起我一种想法，就是恢复“票房”这种活动，对京剧是一定会注入活力的。“票房”可以说是一种研讨京剧的俱乐部，它对正规戏剧院校，可以说是一种补充。

《京华感旧录》中，还说到启蒙时代的报人，如邵飘萍、林白水等，戏剧改革家欧阳予倩等，都从不同侧面提供了一些资料。特别读到刘木铎的遗事，因为我和他的儿子刘双楫是好友，抗日战争期间，我住在演剧四队时，双楫曾对我讲过刘木铎的事迹，看了此文，更是令我感动。刘木铎的事迹，见诸文字，对我来说，还是第一次看到。

另外，作为一个读者，对《京华感旧录》的其它部分，读来也感到很亲切。因为我有点儿“历史癖”，故而，对书中说到楚人和夷人崇拜太阳神的说法，以及对郑樵的评价，对《聊斋志异》的版本探讨等等，正因为它不是宏文巨构，对我却具有吸引力呢。

这里，还想提到的，那就是对旧京风俗的记述。我曾为王梦白画派的画家、老友王羽仪的《旧京风俗》画册，赶配打油诗一百余首。在《京华感旧录》中，不仅使我又学到一些知识，如孔尚任的故宅，还唤起了我不少回忆……我在百余首打油诗中，也曾写过北京的货声，有一首是写“心里美”槟榔萝卜的。现在，这种叫卖声虽然没有了，但是“心里美”家族却比以前更加壮大了。

目前，夏天在什刹海一带，虽然听不到“啊——老菱角啊！”“老鸡头(米)才上河哟！”“卖管打破咧，西瓜咧！”“哟，卖

好吃咧，倭瓜瓢儿的脆甜瓜咧！”……这些货声，而卖荷花、荷叶、嫩莲蓬的也极少。但是，十刹海正在修建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荷花溢香、柳荫蝉鸣的“鸿影”，又会从建设首都的人们手中，飞回人间的。

——一九八四年十月廿七日夜，北京。

序 言

张伯驹

十年浩劫之初，余以填《金缕曲》一阕而开罪四蛇蝎，诸害翦除之后，祖国大地有如春雪初融，万象更新。舍表弟克非以其近年来为海外及港澳各报刊所撰之随笔、散文百余篇出示，并嘱写序言。

克非弟乃辛亥名流先表叔沈邱李晓东公之哲嗣，髫年就学即聪颖过人，每读唐人绝句，辄能过目成诵。假日偶随长辈赴戏园观剧，登场诸伶，姓氏艺名凡见诸海报者，皆能全记无误，故自幼深得堂上欢娱。稍长，从桐城何克之（其巩）先生习书法，后又拜乐至谢无量先生之门，兼临汉魏各碑，常获师长褒奖。

卢沟变起，李、张两家皆避难洛阳、镐京，余与克非弟为诗文、京剧之同好，时相过从，切磋琢磨。抗战期间，伊即常撰诗文及剧评发表于豫、陕各报刊，颇为当时读者所注目。

乌云尽散，天雨开霁。克非弟于工作之余整理旧稿，并将近年来在海外及港澳华文报刊所发表之小品文纂集成编，定名为《京华感旧录》，准备付梓。

《京华感旧录》所涉范围甚广，举凡历史掌故、名人轶事、诗词赏析、梨园旧闻、书画评介、游记特写、风土习俗、名胜古迹……皆纳其中，不啻一杂家之笔墨也。书中文字雅隽，引证广博，娓娓叙之，颇富情趣，岂让《东京梦华录》专美于前。因不揣愚陋，臆赘数语，荐与海内外贤士共赏之。

辛酉重阳次日项城张伯驹于古燕平复堂

千里客来投

“孟尝君子店，千里客来投。”这是古时旅店门口常贴的一副对联，也是京剧《连升店》店家出场时所念的两句定场诗。

几十年前，梅剧团演出《连升店》（又名《连升三级》）时，由萧长华饰店家，姜妙香饰进京赶考的举子王明方。据说，剧本是一位落魄失意的秀才写的。他以自身的感受为依据，深刻地描绘了落第举子的不幸遭遇，并辛辣地讽刺了嫌贫爱富、奴颜谄媚的势利小人——店主东，以及迷恋科举、屡试不第的崔老爷……刻画出一幅世态炎凉的人间群像。

《连升店》，顾名思义是为来京赶考的举子们开设的客店。而京剧中，有相当一部分剧目是在旅店的环境中来发展戏剧情节的，如：《悦来店》、《武松打店》、《当铜卖马》、《三岔口》、《四进士》等。

据明代古籍记载：“自京师达于四方，设有‘驿传’。在京曰‘会同馆’，在外曰‘驿’，曰‘递运所’，以便公差往来。”永乐初，北京设置“四夷馆”，专门为接待外国使节与国内边疆各少数民族的代表和官吏。馆址在东长安街御河桥西边的东交民巷内（原名东江米巷）。

由于社会分工的扩大与市场的兴旺，国内外贸易的发展，客店、旅店也随之兴旺起来。

正德年间，北京城内许多客店，除招歇客商外，还负责

介绍买卖，故又名“牙店”。凡官吏或官府开设的客店，谓之“官店”。如景泰年间的“福顺”、“普安”，嘉靖时的“吉庆”、“福德”、“宝源”……都是这种“官店”。此时，北京百姓开设的客店，榻房也栉比林立，日益增多。

为了方便各地来京赶考的举子的食宿，明朝嘉靖、隆庆年间，北京城南建起了“会馆”。据《朝市丛载》记述，到清朝光绪初年，北京共有直隶、河南、江苏、四川、云南、江西、贵州、番禺、福建等省等地的会馆三百六十七所。出名的大客店就增至近百家。

民间客店门外常写着“安寓客商，仕宦行台”与“近悦远来，宾至如归”之类的字样，以招揽生意。北京前门外李铁拐斜街（今棕树斜街）的“三元老店”，更分“回汉两馆”，“回馆”则“恪遵清真之戒”，故回民过客多喜而就之。

清末流传的一首《竹枝词》云：

客店别名在教场，三元房屋甚排场。

往来满汉官商外，长住南京玉器行。

辛亥以后，北京又出现了“公寓”。当时的公寓有两类：一为规模大、房价贵，位于通衢大街的大公寓。如：王府井的“迎贤公寓”。二为专门接待外地来京读书的大学生，则大多设于学校附近。前些年上映的影片《青春之歌》中所描写的学生公寓，纸窗煤炉、书房、卧房又兼厨房，是很逼真的。

二十年代以来，上海、北平、青岛、西安等大城市都开设了“中国旅行社招待所”。这些招待所分布在有风景名胜的地方，如北平的香山，陕西临潼的华清池温泉等，是专门接待旅行者旅游的饭店。当时各地约有二百余家。

旅游事业在中国的出现与发展，已有几千年的历史。远

在殷商时代即有供官方传递公文和接待来往宾客居住的处所——“驿传”。到周初，各路诸侯为了便利所属领主的纳贡与朝覲，在通往都城的路途中广修客舍，供四方来朝者寓居，所谓“凡国野之道，十里有庐，庐有饮食”，“市有侯馆……以待朝聘之官也。”这种客舍，实际上已是一种官营性质的宾馆了。

北京的戏园

旧时的北平，娱乐场所——演戏的地方，一般不叫剧场，而叫“戏园子”，大都由前清的“茶园”而得名的。到二十年代后，才渐有“戏院”的名称。

位于东城金鱼胡同东安市场（现名东风市场）内的吉祥戏院，最初叫“吉祥茶园”，又称“吉祥园”。著名的中国戏剧大师、四大名旦首席梅兰芳博士，青年时代第一次登台公演就是在这个地方。

前门外粮食店中和戏院，原名“中和园”；肉市的广和剧场原名“广和楼”（清代叫“查家戏楼”，是“富连成”科班经常公演的地方；鲜鱼口内的大众剧场原名“华乐园”。其他如：西珠市口“第一舞台”，虎坊桥东“城南游艺园”，大栅栏内的“三庆园”，“广德楼”，旧刑部街的“哈尔飞戏园”……早已不复存在了。

一九二四年，西珠市口修建了一个新式剧场“开明戏院”（现名“珠市口影院”），开幕时，正值诺贝尔奖金获得者、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。北京文化界盛大集会招待这位驰名世界的文学家，特邀梅兰芳博士假“开明”演出新排练的名剧《洛神》，著名小生演员姜妙香饰曹子建。

三十年代初，西长安街又开了两家剧场——“长安戏院”与“新新戏院”（现名“首都影院”）。这两家剧场开幕时，分别邀

请武生泰斗杨小楼，著名须生马连良剪彩首演。

北平的老戏园子，都是旧式建筑，池座中间有几根柱子。所以，观众买戏票时先问是不是“吃柱子”，有碍视线。池座的最后一排，设有“弹压席”，这是专为地面儿上的军、警、宪预备的特座。无论剧场内当日有无纠纷，“弹压席”上的座上客，每场都是白看戏。

还有一种不买票白看戏的观众，人们管这种人叫“看蹭儿戏的”。这种“拿蹭儿”的人，有他们一套蹭进戏园子的方式和技巧，譬如：戏开演了，他对检票者说“我是后台的”，或说“我到后台找某老板”（人们称主演艺人为“老板”）。不过，就算蹭进去了，也只是溜边儿站着白看戏。

旧式剧场秩序很乱，观众可以随意吸烟、喝茶、吃点心、嗑瓜子儿……小贩的叫卖声不绝于耳，他可以跟台上的大花脸比嗓门儿。满园雾气腾腾，人声嘈杂。更有从上场门边池座前，往楼上包厢后面扔“热手巾把儿”的，观众在看戏过程中还可以享受一下用热手巾揩面。不过，它更增添了剧场秩序的杂乱，这也算是当年北平戏园里的一种奇观吧！